

一部黑幕暗涌的中国古商业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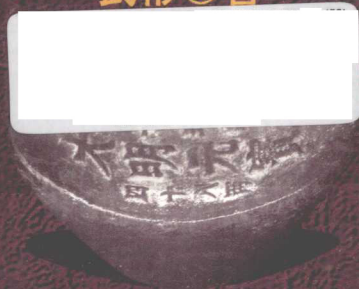
一部收财敛富的致富宝典

一代商坛传奇人物的风云录

一部让你看懂明清商业运作的经典读物

大明 商王 程暮飞

武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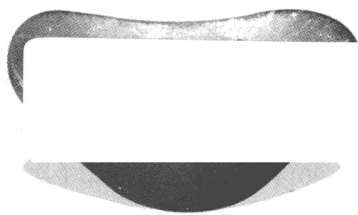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阅 / 读 / 是 / 一 / 次 / 奇 / 妙 / 的 / 旅 / 行

大明 商王 程暮飞

武彬◎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閱 / 談 / 是 / 一 / 次 / 奇 / 妙 / 的 / 旅 / 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明商王程幕飞 / 武彬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80766-727-8

I. ①大… II. ①武…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7623 号

责任编辑: 何 阳

封面设计: 华夏视觉

责任校对: 李端苑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 510075)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18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郎

第一节 落魄书生……003

第二节 被看上了……009

第三节 参与盗墓……015

第四节 官兵天降……021

第二章 走私贩盐锦还乡

第一节 古董换盐……029

第二节 一本万利……035

第三节 宗门复起……041

第四节 蛇欲吞象……047



第三章 羽翼未满强过江

第一节 新安四家……055

第二节 处处碰壁……061

第三节 群起攻之……067

第四节 娇妻黄粱……0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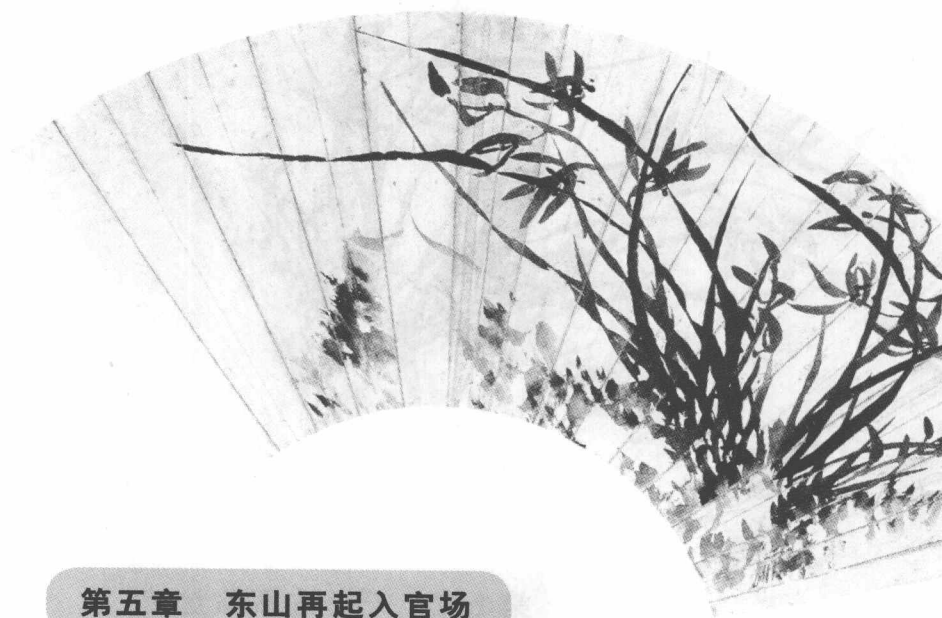
第四章 逃亡龟兹夺路慌

第一节 夺路逃亡……079

第二节 身入龟兹……084

第三节 十贯客栈……089

第四节 连连亏损……095



第五章 东山再起入官场

第一节 沙盗送财……105

第二节 福星上门……112

第三节 一条商路……117

第四节 机会来了……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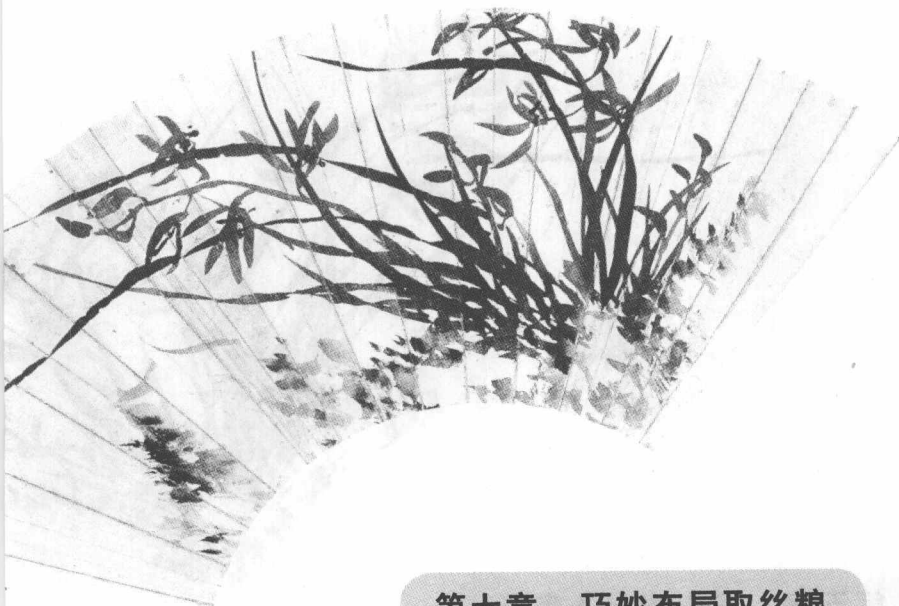
第六章 改头换面回苏杭

第一节 新安五法……129

第二节 程门新术……134

第三节 摇身一变……139

第四节 再回苏杭……144



第七章 巧妙布局取丝粮

第一节 强势立足……153

第二节 暗子深埋……158

第三节 遥控布局……163

第四节 药丝茶粮……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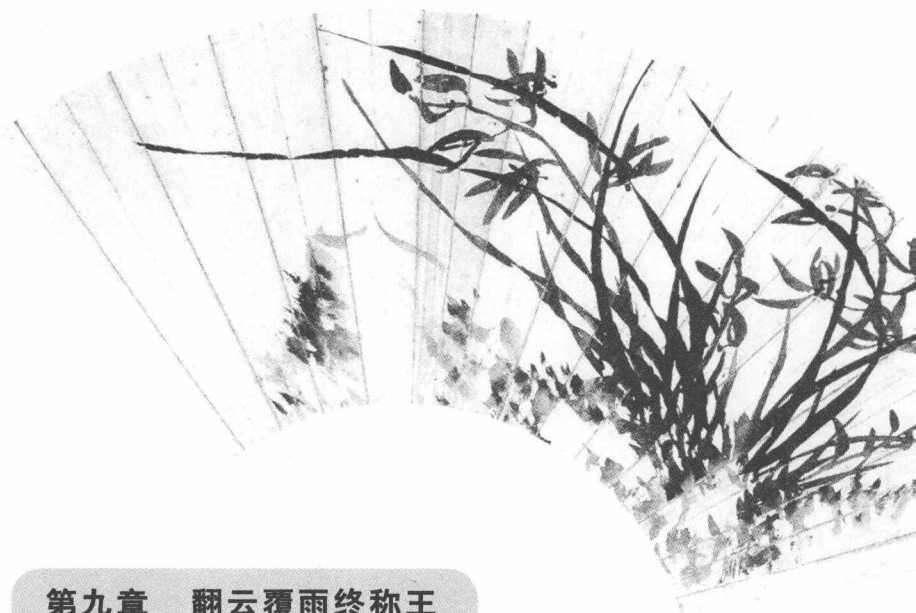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暗棋屡现沈家亡

第一节 八药回环……177

第二节 四家入彀……182

第三节 官府压力……187

第四节 沈家败溃……193



第九章 翻云覆雨终称王

第一节 一方覬覦……201

第二节 开遇刺杀……206

第三节 红极一时……212

第四节 三年残喘……218

第十章 清军入关远逃亡

第一节 五霸归一……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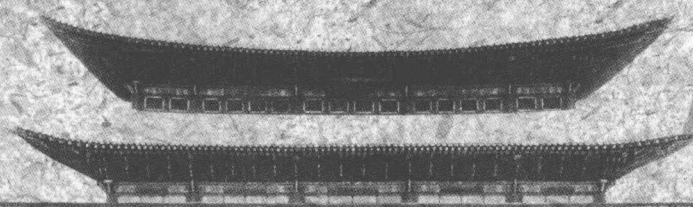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时势无常……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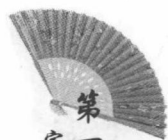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天下难回……237

第四节 孤身过海……242

第一章

家道中落少年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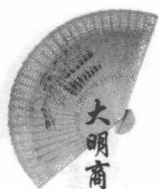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落魄书生

万历二十六年，神宗懦弱，大明皇朝党派林立，庙堂之上，百官相互倾轧，殿陛之间，文武争斗不休。牵连者、腾达者各有机运，却是造就了数不清的官宦兴衰。其中，东林党之争尤为严重，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众多党派对其群起攻之，东林党人士命运多遭祸患。

新安程氏商团乃是天下徽商中举足轻重的一家，素有“程一沈二三添五”之称，自徽商兴起之后一直为新安五大商团中执牛耳者。传至程步天这一代，更是做到了商行天下，百业在手，一时之间辉煌风光，竟是丝毫不逊色于朝堂之上的那位九五之尊。

然天有不测风云，在有心人操弄之下，东林党之争竟然无端蔓延到程步天身上，宦官蛊惑皇帝程家私通外敌，谋图不轨。神宗听后勃然大怒，一道圣旨颁下，程家偌大家业一夜之间飞灰消散，而同为新安商家的沈家在此时非但没有教程家于水火之中，反而联合其他三家，串通百业行首，趁此机会将程氏数代打拼基业尽数纳入囊中，完全灭



绝程家东山再起的机会，甚至连程步天妻子素氏家族在苏杭处的产业也一并吞没，不留半点后路。

家业一朝破败，程步天夫妇锒铛入狱，不久病死狱中，程氏族人除却流放人口，其余尽数离开新安故居，溃散无踪，仅剩程步天夫妇的幼子程暮飞免于刑罚，留在新安乡间，食百家饭、穿百家衣，艰难长大，及近成年，更有幸入得私塾，得了一个秀才的功名，恰逢学舍一名老先生告老退休，引荐他代为教学。承蒙学舍宽宏，收他入学教书，讲述时势轶闻，虽清苦艰辛，终能混得温饱，乃是万幸。

这一日，骤雨初歇，上学归来的孩童一路嬉戏打闹，路过程家门前水坑时更是欢畅，溅起不少泥水，将破烂的屋门打得“啪啪”作响，更有些许从门缝中溅了进去。孩童们睁着眼睛看了那破门一会，嘻嘻哈哈一路跑远，好似浑不在意。

而在那破门之内，程暮飞正懒洋洋地躺在竹椅上，缀着补丁的秀才衫上托着一把黄泥壶，壶嘴上还往外散着些许的热气，对于门外孩童的调皮，竟是也懒得去搭理。

窗外是刚刚淋了雨变得生气许多的柳条，那还是他小的时候娘亲亲手给他栽的。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也一直没什么人打理，柳条疯了似的长了又落，屋里屋外到处都是柳叶的影子。

正当程暮飞闭目养神时，复归平静的门外面忽的窸窣窸窣又走过来两个人，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待走得近了些，原来是邻居家的两个婆娘。程暮飞撇撇嘴，懒得去听她们说什么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可那声音又高又清，却是忍不住地往他的耳朵里钻。

“我说王家二嫂啊，最近好像是有些日子没见到程家的小飞了



吧？咱们家孩子最近一直都没有学上，在家闹的那叫一个厉害啊，这没有先生管着，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对付这小兔崽子了！”

“唉，谁说不是呢！李家媳妇，你是不知道啊，程家的小飞好像是前两天看上人家沈家的闺女，被生生给打回来了，这两天估计是正伤心了吧？”

“沈家的闺女？我的老天爷爷，你是开玩笑吧！”李家媳妇的声音瞬间高了八度，“那可是新安四大家的沈家呀我的亲乖乖，就小飞他一个教书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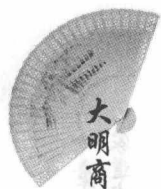
“唉呀，你可不要乱说话！”王家二嫂赶紧捂住了李家媳妇的嘴，“你是最近几年才嫁过来的，可不知道这程家以前那是有多威风！县太爷家的房子你见过没？那是叫一个气派！可是往前倒二十年，人家程家随便一个下人的院子都比那气派！什么新安四大家？搁从前见到了程家的大爷那一个个都得乖乖的喊小叔！她区区一个沈家的闺女那算是什么？看都不会看一眼的货色！只是可惜了……”

王家二嫂摇摇头，“不知道程家这是倒了什么霉，那么大的家业一下子就败了，然后死的死、走的走、散的散，现在也就剩下小飞一个了……”

两个人一边叹息着一边往前走，声音渐渐地听不清楚了。程暮飞紧紧地抓着黄泥壶，躺在竹椅上，还是没有动一动。

过了好一会儿，程暮飞放开已经不再冒热气的黄泥壶，打算起来弄点什么吃，一个懒腰还没有伸开，就被扑面而来的尘土弄了一头一身。

“退之！退之！你在家没有？”进来的是县上的老先生，曾经在国子监当过祭酒，后来大家就拿他的姓冠上“祭酒”两字，当做了名字。



“习祭酒，什么事啊？”程暮飞连连咳嗽，把眼前的尘土挥散开，恭敬地看着这个精神的老头。

“啊，原来你在啊！很好，很好。”习祭酒双手背后，点点头，“退之啊，老夫知道你最近情绪低落，但是教书育人乃是世上头等大事，切切不可一日松懈啊！算算日子，你这个月轮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再不去学堂教书，就算老夫再有面子，也是保不住你了。”

习祭酒摇摇头，“若是在二十年前，程家尚自辉煌的时候，你又哪里需要……唉，老夫多嘴了！退之，你要振作起来，你还年轻，不论将来做什么，都是大有可为的！”

“等一会记得过来，咱们爷俩喝两盅！整个学堂，就你最得我心，退之啊，不管将来走到哪里，都不要丢了为人师者的一颗正心！哈哈！”

“是，学生恭送。”程暮飞躬下身子，送别习祭酒。随着大门关上，他的身子一点点的也隐没在午后晴好的阳光下的阴影中，不闻声息，不见行踪。

“是啊，二十年前……如果一切都还在二十年前，这一切又都怎么会是这样？”程暮飞一点一点地直起身子，坐在竹椅上，盯着那只小小的黄泥壶。

“二十年前，我爹程步天，新安之首，财通天下，商行万方，无时无刻不受人拥戴追捧。二十年后，他儿子程暮飞，教书糊口，四处接济，时时刻刻被笼罩在被可怜的眼光中！”程暮飞眼中放着光芒，恶狠狠将那只捡来的、陪伴了他许多年的黄泥壶砸向屋内最黑暗的角落。



“我是程家的子孙，我是程步天的儿子！凭什么我就要被别人怜悯，凭什么我就不能把新安之首、把我爹曾经拥有的那一份辉煌夺回来？凭什么我就要在这里教什么书、育什么人，辛辛苦苦却只能勉强糊口？”

他的目光落在堆在角落里已经发霉的那些书籍上，斑驳的真菌掩盖了这些书上的文字，但是程暮飞知道，这些书他自小就在反复地背诵，每一个字都烙印在心中，这是父母给他留下的唯一的東西。

尽管已经腐烂，尽管这辈子这些腐烂的纸张上的东西也未必会有再用到的一天。

但是他仍然记得，一行行字就像是触手可及一般，因为这是他唯一拥有的财富与资本。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一定能、一定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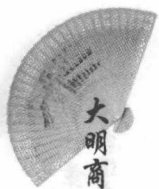
“小飞啊，你要是再不过去老头子他可就是要发脾气了呦！”窗外传来的声音吓了程暮飞一跳，他赶紧跳起来，忙不迭地打开门，恭恭敬敬地向着门口那位慈祥的奶奶鞠了一躬，连连道歉。

“嘿嘿，还是小飞懂礼貌，难怪老头子最喜欢你，小飞啊，你要快一点呦，奶奶今天亲自下的厨，就等你过来了！”

目送着老人渐渐远去的背影，程暮飞摇摇头，深深一叹，转身走到柳树旁，折下来一根柳条，去了叶子，拿在手中揉弄。对着家里的水缸，将松散的头发用柳条束了，又将脸上、身上的灰尘细细拍打干净，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畏畏缩缩给出了门，好似是怕光的小鼠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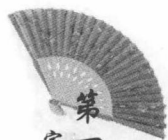
“他就是程家的那个教书先生？”

程暮飞身后，一个陌生的面孔正冷冷地盯着他，而这个陌生人旁



边，正站着絮絮叨叨的王家二嫂和李家媳妇两个人。“嘿嘿，看着还真是有点意思！”

陌生面孔轻轻抚摸腰上带着青铜锈迹的匣子，浑身都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息，阴恻恻地低笑了几声。



第二节 被看上了

这场酒一直喝到傍晚时分，习祭酒一直留着程暮飞吃过了晚饭才放他离开。远处天空红艳如火，烈酒烧得程暮飞的胸口暖烘烘的，那一股酒意一直在他的脑间环绕，连带着步伐也变得踉跄起来。

回到破败的显得有些荒寂的小屋，程暮飞揉揉混沌的额头，也懒得去摸索灯烛，顺着墙根打算舀一瓢水来喝，不经意一抬眼，却看到黑暗的角落处，一双冷冷的眼睛反射着窗外火红的夕光，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程暮飞身体里仅剩的那一点酒液瞬间就化成冷汗流了出来，由混沌变得空白的大脑来不及反应，已经被黑暗中窜出来的神秘人牢牢压在地上。离得近了，程暮飞发现，这双眼睛越发像燃烧着实质的火焰，偏偏又冷得不似人类，透着一股子阴寒。

“老子有一笔买卖要与你做，你，可有兴趣？”

黑暗中传来有些沙哑的声音，随着这句话，压制着程暮飞身体的